

为什么今天的我们，仍然需要一种和自己有关的宏大叙事？

2026年4月10日，播客《知行小酒馆》E231期。
历史学者施展带着耗时五年写就的新书《河山》，
开启了一场关于地理、历史与个体尊严的对话。

在一个越来越快、越来越碎的时代，怎么还会有人愿意花这么大的力气，重新去讲一遍中国历史？



为什么我们厌倦宏大叙事？因为在现有的宏大叙事中，没有“人”的位置。个人仅仅被作为耗材与燃料，与个人的尊严毫无关联。



但我们真的不需要吗？如果生活只剩下点外卖和上班，是远远不够的。每个人内心都对“世界应该是什么样”有预设。



我们渴望的，是一种能让个人尊严获得对等承认的新叙事。

为了重构叙事，必须寻找一个所有人都能共享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我把朝代、人名、年表全都扔掉！
剩下的，也就是我们跟古人、跟
未来子孙所能共享的唯一事物
——山河大地。

命（不可更改的物理现实与地理约束）

运（我们为这片大地赋予的意义与故事）

这就是《河山》的两大支柱：给定的地理，与人编织的故事。

2017年调研前，施展坚信“科斯定理”：产权边界越清晰，经济效率越高（这在东部资源丰沛区完美适用）。

但在新疆，传统“阿吾勒”的大面积草场能保证羊吃到丰富的草种，营养均衡。

强制推行“以户为单位”承包后，单户草类单一导致羊营养不良，拼命加餐反致草场严重退化。

地理屏蔽的代价 —— 掌握话语权的人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人，不仅不公平，更是绝对的傲慢。地理，是不容忽视的初始约束条件。

怀朔镇与武川镇（北魏六镇），孕育了北周、北齐，甚至构成了隋唐帝国的制度与文化母体。
假设：这里一定是易守难攻的咽喉要道。



谜底揭晓——如果在平原建城不是为了防守，而是作为进攻的前线基地，一切就变得极其合理。



视角的转换揭示了自我战略意识的根本差异：
秦汉意识：长城以北我不要，建在险峻处只求拦截（防御态势）。
北魏意识：长城南北都是我的，随时准备出击（跨长城庞大政治体的进攻基因）。

历史哲学：祸福同因 (Success Breeds Failure)

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，每一次为成功添砖加瓦的努力，往往也为最终的失败埋下了种子。



这种不可逆的悲剧并非玄学，而是由底层河山大地的地理空间结构约束所决定的。当疆域（福）突破了初始制度的地理极限，崩溃（祸）便注定发生。

罗马共和国



自耕农自备干粮参战，军政社三位一体无内耗。

西汉帝国（汉武帝时期）



继承秦朝“耕战体制”，凭军功授田，激励极高。

西汉帝国（汉武帝时期）



汉武帝打匈奴、通西域，战线越拉越长。



百战百胜，疆域猛增，战场远、战线拉长。



汉武匈奴、通西域，战线越拉越长。



士兵无法回家务农，“募兵”，朝重税激增。



土地撂荒，被迫采用“马略改革”（将军出钱雇佣兵）。



士兵无法回家务农，被迫改“募兵制”，朝廷重税激增。



军队私属化，军阀内战，大流氓垄断暴力，转型帝国。



百姓扛不住重税投靠大户，豪族崛起，朝廷失控，导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。

将视线拉升到“行星级”尺度。故事的起点不在上下五千年，而在五千万年前。

印度次大陆的撞击，让青藏高原隆起。
这场地壳运动改写了整个沙盘的命运：

河流走向：
向西流 → 变为向东流。

江南地貌：
沙漠 → 变为烟雨水乡。

新疆地貌：
烟雨 → 变为干旱沙漠。

这五千年历史赖以展开的舞台，是由五千万年前的地质运动塑造的绝对命运。

阿尔卑斯-喜马拉雅山系带横贯亚欧大陆，
造就了东西中三组核心“农牧关系”。

欧洲板块

欧洲板块
(希腊罗马农耕 vs
乌克兰至匈牙利游牧)

波斯板块

波斯板块
(伊朗农耕 vs
中亚/阿拉伯游牧)

阿尔卑斯-喜马拉雅山系

大兴安岭

中华板块

中华板块
(中原农耕 vs
北方游牧)

就像角马在草原跑了几十万年没有“历史”一样，同质性的人群只会原地循环。
只有异质性人群（农与牧）的碰撞与整合，才构成了三大板块历史演化的根本引擎。

长城不是边界，而是中心。
中国是由中原、草原、西域、高原
多个板块共组的庞大体系。

内在于亚欧大陆的开放。
中国历史自古向世界开放，持
续吸纳外部的好东西（如中亚商
人带来的“支票”），在庞大体
量中应用而繁荣。

关于“中国”的故事，是一个不断扩容、容纳异质要素的过
程。差异不是威胁，而是碰撞出新事物的优势。

Check

命（给定的现实）

你生在海滨，这是无法改变的物理事实、绝对的约束条件。

运（赋予的意义）

大海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取决于你给自己讲述的故事。

故事说大海是“天堑”
→ 你永远不去尝试 →
你注定是陆地的边缘。

故事说大海是“通途”
→ 你不断尝试航海 →
海滨反倒成为连接世界的中心。

我运由我，我命由天。

现实处境无法逃避，但它对你意味着什么，
由你编织的叙事来决定。





历史学，才是真正的未来学。
越是需要谋划未来，就越需要回看历史。

哈佛天文系主任曾对闯入太阳系的“奥陌陌”提出假想：如果一个文明知道母星即将超新星爆炸，他们在几百万年前就把文明种子散播到宇宙边缘，等待未来的生根发芽。

能够做出这种谋划的文明，其尺度超越想象。一个真正伟大的文明，必须有足够大的胸怀、格局与耐心，才能讲出一个容纳所有异质要素的庞大故事。

我们今天站着的地方，不是一块凭空出现的平地。

云中

每一个地名、每一座村落、每一次圆月，
背后都有绵长的历史，有具体的河流山脉
与人的选择。过去并没有真的过去，它一
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。

了解这些也许不能立刻帮你解决现实的琐碎，
但它能让你不那么容易被眼前的困境困住。

“能看到多远的过去，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。”

（本期依据播客《知行小酒馆》E231期内容梳理）